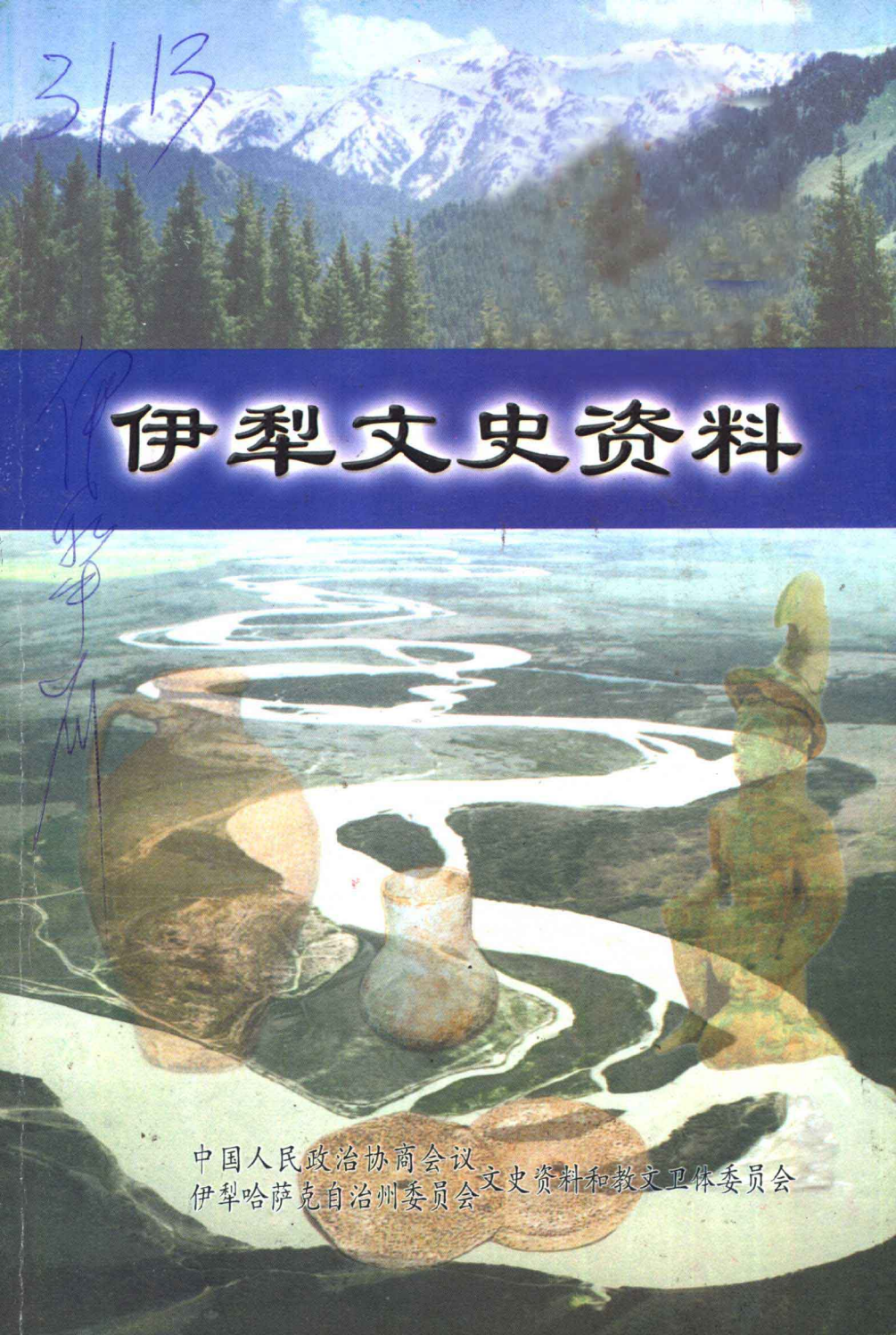


3/13



伊犁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伊犁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和教文卫体委员会

封面设计:史军

内部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150000 字

印数:1000 工本费:15 元

准印证:(新出)字第 26 号

伊犁日报印刷厂印刷

二 00 三年十二月出版

总 编:达拜·奴拉肯

副总编:林文雄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安英新 李占民

林文雄 赖洪波

主 编:林文雄

目 录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馆藏土尔扈特印赏介	
.....	安英新(1)
清代伊犁将军与将军府的历史演变.....	赖洪波(7)
新疆哈萨克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	葛丰交 马湘云(45)
曲折的黄埔军校求学路	
.....	艾力木·毛拉也夫(59)
金(树仁)马(仲英)盛(世才)张(培元)战事亲历记	
.....	金琳(口述)王刚 金永辉(整理)(94)
三十四位英雄之歌.....	吉 庆(121)
亲历 1962 年“伊塔事件”.....	孙传松(125)
伊犁文革亲历记.....	李 野(130)
1977 年伊犁“2·18”火灾实况追记	
.....	陈继荣(149)
伊宁县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前前后后	
.....	王克之(158)
20 世纪 80 年代末伊犁区域勘界概述.....	陈久安(168)

军垦老人徐建华采访记·····	阎志博(178)
陶天白与《沙原寸草》、《天山鳞迹》 ·····	王欣登(197)
在政协伊犁州十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	林天锡(213)
在政协伊犁州十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	库尔班江·买买提(221)
政协伊犁州第十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 ·····	(225)
政协伊犁州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	(226)
政协伊犁州第十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	(228)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馆藏 土尔扈特印赏介

安英新

1996 年底，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办公厅向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移交了两方银印，现该印收藏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两印均为纯银制作，形状为方形，边宽 10.6 厘米，厚 3.1 厘米；印背有小型虎纽，纽高 6.5 厘米。印的边缘四边分别镌刻有汉文“乾隆肆拾年玖月□日”，“乾字伍佰肆拾肆号”（另一方为“乾字伍佰伍拾伍号”）以及满文、汉文“礼部造”字样；印背虎纽两边则刻有与该印内容相同的满文小字；印文为满文、蒙文合璧（银印照片附后）。因笔者粗通满文，故将这两方印文翻译成汉文。其汉文内容为：

第一方印是：“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西部盟长之印”。“乌讷恩苏珠克图”意为“忠诚、忠顺”，全印文就是“忠诚的旧土尔扈特西部盟长之印”。该印重 4.37 千克，编号为“乾字伍佰肆拾肆号”。

第二方印是：“管理旧土尔扈特部西旗札萨克之印。”“札萨克”为蒙古语“旗长”之意。该印重 4.48 千克，编号为“乾字伍佰伍拾伍号”。

这就是著名的“土尔扈特印”，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清中央政府颁发给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诸首领的官印。

土尔扈特部脱离沙俄羁绊,万里东归祖国怀抱是十八世纪中叶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该部原游牧于新疆塔城西北的雅尔地区,是我国西蒙古厄鲁特(又称卫拉特)四部之一。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明崇祯年间),由于不满于西蒙古内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恃其强,侮诸卫拉特”^①和为寻找牧场,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举部西迁至遥远的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游牧,当时,沙俄的势力尚未到达这里。土尔扈特部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休养生息百余载,两岸共十余万户,毡幕驼马,云屯谷量”^②。他们身居异域,心怀故土,心向祖国,一首远居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人思念故乡的民歌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在高高的山岗上,
笼罩着浓厚的云彩。
这美丽的土尔扈特故乡,
我是多么把你思念^③!

他们一直和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连系,回归祖国怀抱,回归祖先生活的地方一直是漂落异域的土尔扈特人不变的心愿。在异域生活的140年间,一直派遣使臣向清中央政府上表进贡;清朝政府也于康熙、雍正年间相继派出著名的“图理琛使团”、“满泰使团”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望与慰问远处异域的土尔扈特部众。图理琛还著有记述异域经历的《异域录》一书。

到清朝乾隆年间,沙俄对土尔扈特部的压迫日益加重,苛捐杂税十分繁重,并大量从该部征兵,在这整个部族生存与消亡的关键时刻,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召集部落

大小首领商议,毅然决定东返。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月,土尔扈特部十几万人,在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统率下,为反抗沙俄压迫和实现祖辈回归祖国的愿望,扶老携幼,从伏尔加河下游出发,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东归历程。途中粉碎了沙俄、哥萨克等军队的追击、拦截,越过沙漠、高山、大河,历经千难万险,克服种种困难,历时8个多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到达伊犁之沙拉伯勒界,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人员从启程时的16.9万人只剩7万余人。土尔扈特人为实现回归祖国怀抱的宿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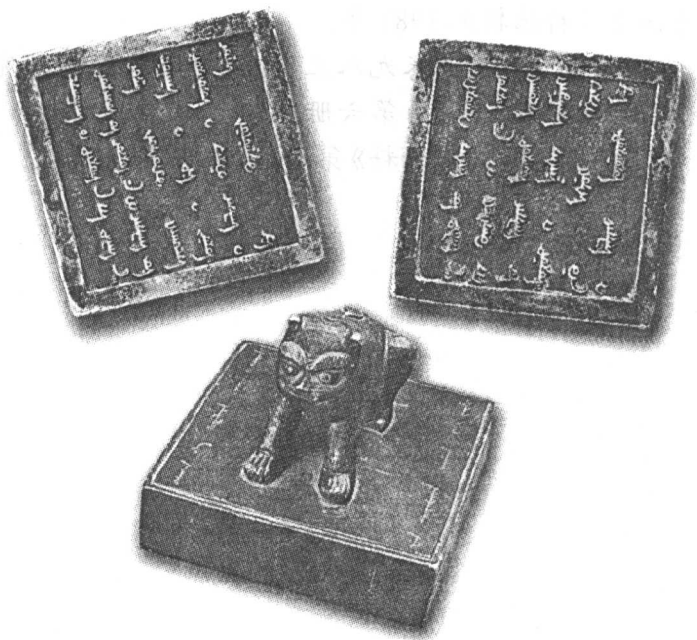
清朝中央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极为重视,乾隆皇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一方面命伊犁将军等官员在伊犁接待渥巴锡,并拨银二十万两和马、牛、羊、茶、羊皮、布等救济土尔扈特部,一方面命渥巴锡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并派官员迎接,妥善解决了土尔扈特部的生产、生活问题。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渥巴锡来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乾隆皇帝接见了渥巴锡,并亲自撰写《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文,并被镌刻成两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普陀宗乘之庙内。碑文记述了土尔扈部回归祖国的历史,表彰了渥巴锡等眷怀祖国的行动,反映了清政府救济、优恤土尔扈特部人民的情况,勉励土尔扈特部“安居循法,勤畜牧,务生殖”,“长享升平之福”^④。这些碑文今天还完好地保存着,成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诸首领加恩封爵,封渥巴锡为“乌讷恩苏珠克图旧

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即“忠诚的旧土尔扈特英勇汗”之意，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彦图亲王、舍楞为弼里克图郡王，并封贝勒、贝子、台吉等多人。此次计有 41 位土尔扈特部首领受爵^⑤。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将土尔扈特分设为 10 个札萨克，并安置到各地游牧，史称旧土尔扈特部，其中，渥巴锡汗属四旗在今巴音郭楞州一带，策伯克多尔济亲王属三旗在今和布克赛尔一带，巴木巴尔郡王属二旗在今乌苏一带，默们图贝勒属一旗在精河一带^⑥。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清政府又把旧土尔扈特部分成南、北、东、西四路，设四盟，立盟长，盟下设旗，立旗长，并给盟长、旗长(札萨克)颁发了官印。盟长之印为“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盟长之印”、旗长之印为“管理旧土尔扈特部××旗札萨克之印”^⑦。前文提到的两方银印就是清政府颁发给西部盟长和西旗札萨克默们图贝勒的印鉴。默们图贝勒系和鄂尔勒克之子、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卜藏的后裔，为渥巴锡的叔父辈。乾隆三十六年(1771)封济尔噶朗贝勒，授札萨克；乾隆四十年授盟长，定晶河(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为游牧地，授“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西部盟长之印”和“管理旧土尔扈特部西旗札萨克之印”。乾隆四十六年(1781)，默们图多罗济尔噶朗贝勒被诏为世袭。到民国年间最后一位世袭贝勒(郡王)达喜为止，共历六代十二位^⑧。

目前，土尔扈特印绝大多数都已收藏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土尔扈特东归已成为历史，然而，“土尔扈特印”作为

这段历史的见证，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爱国主义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祖国永远是身在异乡游子的母亲。她激励人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心系祖国。土尔扈特东归是人类永恒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这一伟大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



注释：

①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十四，《额鲁特蒙古新旧土尔扈特部总叙》。

②魏源《圣武记》卷四,《乾隆新疆后事记》。

③马大正《天山问穹庐》,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

④《东华续录,乾隆七十四》。

⑤《清高宗实录》卷八九二,转引自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六册。

⑥《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转引自人民出版社《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87年。

⑦《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三,转引自新疆民族研究所《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六册。

⑧《博尔塔拉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年。

清代伊犁将军与将军府的历史演变

赖洪波

伊犁将军是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的最高军政长官,清季,是伊犁地方的边防驻军长官;伊犁将军府作为伊犁将军的办事机构,随着将军的职权的变化和新疆军府制度的兴衰,经历了初创、完善、发展到逐渐衰亡的历史过程,在新疆和伊犁地方史上留下广泛深刻的影响。有清一代历任伊犁将军(包括暂护、署理者)共42人、60人任次,其中有许多将军在任内颇多建树,如明瑞之军府开创,阿桂之始办移民屯田,伊勒图安置东归的土尔扈特蒙古,松筠之礼贤下士,长龄南疆平叛,布彦泰再开屯田、礼遇遭贬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以及清季长庚推行新政等等,皆可圈可点,为史家所称道。但自道、咸两朝以降,国势日颓,将军人选日显平庸,甚至有被时人称为“常大钱袋子”的常清,清季顽固反对新疆开设郡县新制的色楞额等劣迹昭彰、下场可悲者。伊犁将军与将军府之建置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有关人物事迹内容丰富,但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更未见系统研究之作,亟待整理发掘。本文仅就历任伊犁将军的更替与将军府的设置和最后消亡过程,结合伊犁地方历史发展过程综述于后。

一、清代建立新疆军府制度的历史回顾

新疆古称西域,是我国西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清初,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为西蒙古额鲁特准噶尔部割据,清代称为“准部”;天山以南各城廓绿洲主要居民为维吾尔族,清代称“回部”。清代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中心的军府制度,是和新疆地区历史发展变化紧密相连的,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进程中别具特色的一页。

明末清初,西蒙古额鲁特在西域崛起,随后与入主中原的清朝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顺治十年(1653),清廷封额鲁特盟主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赐以金册金印,册文称“作朕屏辅,辑乃封圻”;期间,回部的哈密、土鲁番等地首领亦向清廷遣表贡献方物,受到清政府的优厚赏赐。

康熙初年,西蒙古额鲁特四部中的准噶尔部日益强大,特别是噶尔丹攫取该部的领导权力后,逐步兼并额鲁特诸部并对邻近部族发动掠夺战争,实力猛增。康熙十九年(1680),噶尔丹出兵征服南疆,遂雄踞西域,但与清王朝仍保持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敕封噶尔丹为“博硕克图汗”,谕示他“承此宠赐,当道戴德意,殚心敬顺”(《清圣祖实录》)卷103)。但噶尔丹却阳奉阴违,勾结沙俄自恃强大,“威令至卫藏”后,“又思北并喀尔喀”蒙古(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在沙俄怂恿、唆使下,出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各部不敌;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侵入漠南,在乌尔会河地区击败清军,“遂乘胜长驱而南,深入乌兰布

通,距京师七百里乃止”(《圣武记》)卷三)。是时,京师震动,宣布戒严。为消除这一紧迫的威胁,康熙帝决计亲征。七月,清军在乌兰布通重创噶尔丹军;此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年(1697~1698),康熙又二次亲征噶尔丹,最后在昭莫多全歼噶尔丹主力,噶尔丹穷困败亡,伊犁准噶尔部由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父子先后任珺台吉,长达四、五十年。期间,准噶尔又四处掠杀,征服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割据一方;对清政府采取时而归顺、时而对抗的政策。乾隆十年(1745),噶丹策零死,准噶尔上层贵族集团争权内讧,仇杀不止,社会动荡,内乱日炽,额鲁特蒙古各部人民和一些贵族头目纷纷出逃,投顺清政府。乾隆十九年(1754)秋,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与纳默库、班珠尔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万东奔关内附”、“备言伊犁可取状”;“既而准部骁将玛木特……亦脱身来归”(《圣武记》卷四)。在额鲁特蒙古“所属诸部,率众内向”之时,乾隆帝看到康、雍“两朝未竟之绪”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大好时机,力排众议,皇纲独揽,决定出兵西域,铲除准噶尔割据政权,完成西北边疆的统一。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分西路、北路二支向伊犁挺进;五月,清军在格登山(今昭苏县境)一战,尽歼准噶尔主力,旋准部珺台吉达瓦齐被俘。但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此时却野心勃发,妄想乘机做额鲁特蒙古“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于同年八月利用清军大部内撤之时,公开叛乱;回部大小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亦同时参加叛乱。清廷再度调集兵力回师伊犁,先集中兵力平息阿睦尔撒纳叛

乱,继而平定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历时两年多,终于完成了“西域故土重归”祖国版图的大业。

乾隆帝统一新疆,把康、雍两朝“数十载未竟之绪,五年以来,悉为底定”,这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事业意义重大的进展。为进一步巩固统一事业的胜利成果,清廷借鉴历代经营西域之得失,特别是总结了清初以来管理边疆的实践经验,根据新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各具差异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采用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下多元管理体制,主要是实行三种不同的管理制度。

首先,在新疆全境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初始,乾隆帝认为“伊犁为新疆总汇之区”,位置关键,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先调阿桂为伊犁办事大臣,“总理伊犁事宜”;又调遣吐鲁番回王额敏和卓之子茂萨为伊犁阿奇木伯克,“以公品级管事”,管理回屯事务。次年,清廷又设伊犁镇总兵,驻绥定,主办兵屯;阿桂建塔勒奇城,开“伊犁九城”建设之肇始。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乾隆颁旨:“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昨日简用明瑞,往膺其任,著授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所有敕印旗牌该部照例颁给”(《清高宗实录》卷673)。伊犁将军的职权,敕书称:“伊犁为新疆汇总之区,既经设立将军,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州、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皆听将军调遣。至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以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有各处驻扎大臣,仍照旧例办理。再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回城,皆在边陲,

如有应调官兵之处，亦准各处大臣咨商将军，就近调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9），从而确立了伊犁将军为统辖新疆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的地位。

其次，在天山南路回部各地，改革原有的伯克制度，取消伯克们的封建世袭制度，改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调升各地伯克成为地方官员，按其职务授予三品至七品不等的品级，供给俸禄养廉。但在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游牧地区以及早期就归顺清廷的哈密、吐鲁番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仍沿袭原来的札萨克制，由清朝政府分封的世袭王公管理该地区的政务。

再次，在天山北路接近内地的东部汉族聚居地区实行同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先后设立了迪化（乌鲁木齐）直隶州、镇西（巴里坤）府、昌吉、奇台、阜康、吉木萨尔等县，派任知府、知县、巡检等官员管辖政务。在伊犁将军驻地的伊犁各城，也陆续设立理事、抚民同知及巡检等官职。按清制，以上这些民政官员的任免，由陕甘总督调遣派任。

上述伯克制、札萨克制以及州县制的各级机构，都隶属于军府，受伊犁将军节制。各地的伯克、王公、知州、知府、知县各级官员，都要服从当地军事长官的管辖。

新疆军府制的核心是军事管理制度，伊犁将军统帅全疆的军事力量。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起，清廷先后从内地调遣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等八旗兵以及绿营汉兵进驻新疆各地，军队数量经常保持在二万余人左右。各地驻军分驻防军和换防军两类：驻防军为常年永久性驻军，允许官兵携带眷属；换防军为短期驻防，定期轮换（一